



世界 散文精华

澳非卷
冯至 主编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世界 散文精华

澳非卷

冯至 主编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世界散文精华(澳非卷)

主 编: 冯 至

分卷主编: 伊宏 王伟庆

责任编辑: 沈 瑞

出版发行: 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淮阴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5.625 插页 4

字数:320,000 199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4000册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9-0613-8/I·591

ISBN 7-5399-0614-6/I·592

定 价: (平装)10.00元 (精装)16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

冯 至

从中外古今的散文中选出一部分，汇编成书，按地区分为五卷，为这部书写一篇总序，是一个难题。

关于散文这个概念由于地区不同含义各异，而且同一地区随着时代的演变，散文的内容和形式也不断在变化。例如在中国，先秦时期诗文并称，抒情协韵者为诗，说理记事无韵者为文，魏晋南北朝，又盛行骈体。盛唐以后韩愈柳宗元等为了反对骈体，提倡向经典学习，号称古文，实际上是文体革新，从此文有骈散之分。从内容上讲，文载道、诗言志，一般都是这样说法，所以文多属于哲学、政治、历史范围。可是两汉以后，渐渐有抒情言志的文章独立成篇，给人以不是理智上的认同，而是感情上的共鸣。所谓唐宋八大家，他们的文章仍以载道说理为主，但也留下一些抒情的散文，其中包括游记、序跋、书信、杂文等。这类文字到了明末，如公安派、竟陵派提倡性灵，大有喧宾夺主之势。“五四”后的新文学，散文成为文学中的一个独立的体裁，抒情言志，属于首位，再也不以载道为主了。而在中国文学史方面传统

的看法，文不管它是说理或抒情，都与诗并列，二者成为文学的两大主干。至于小说和戏剧则长期摒在文学之外，直到二十世纪才被重视。但是散文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动摇，“五四”以后更有发展，正如鲁迅在《小品文的危机》中所说的，“到五四运动的时候，才又来了一个展开，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”。

欧洲，却是另一种情况。在古希腊、罗马，也跟中国的先秦一样有文与诗的区别。可是对于文与诗的看法却与中国不同。哲学著作、史实记载、演说辞都用散文文体，但是不当作文学看待；在写文学史时，谈及希腊与古罗马文学，都附带论及，而主要的是抒情诗、史诗、诗剧。亚里斯多德的《诗学》专门论述史诗和戏剧，他的《修辞学》才论及演说辞的艺术。后来史诗演变为小说，诗剧演变为对话的戏剧。根据这个传统，欧洲系统的文学史主要论述诗、小说、戏剧，至于独立的散文则不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所以在西方文学史的分类中，都是分为诗、小说、戏剧，很少把散文作为文学体裁中的一种。

散文在中西两方的文学史中受到这样不同的待遇。在中国，文学史中散文可以说是正宗，在西方则处在很不重要的地位。

虽然如此，散文的产生和发展，中西两方却有不少共同之点。①在西方，散文一词的根源被解释为不受任何约束的朴素的谈话。在中国也不外乎是把要说的话用文字记录下来。不过随着人类的进化，谈话要更好地产生效果，使人受影响，所以要求把话说得更动听，于是产生了修辞学。亚

里斯多德专门为此写了一本《修辞学》，指出说话既要明白表达思想，也不要流于平凡，既不能像诗和戏剧那样容许夸张，也不否定可以用比喻略作修饰。总之是要说得合乎实际。在中国，有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那样的名言，也有“修辞立其诚”的古训。^②中国的春秋战国与古希腊、罗马是散文肇始也是空前繁荣的时期。中国在诗歌以外，希腊、罗马在诗歌戏剧以外，他们都留下用散文写出的有关历史、政治和哲学的名著。希腊、罗马还留下有气势磅礴的演说词，中国当时的政治家则擅长辞令和辩论，尤其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言论；前者哲学说理惯用对话体，通过对话阐明哲理，后者也多用对话，但没有长篇，多是片断；前者运用隐喻，甚至寓言，后者的子弟中寓言也极为丰富，因此都有耐人吟味的名篇。但严格说来，都不能说是文学散文。在西方的文学史*

*说明：《世界散文精华》从创意到编选到竣工，历时两年多时间，从一开始就受到诗人、散文家和外国文学专家冯至先生的关怀。他欣然担任本书的总主编，并把此书的编纂视为他晚年所做的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。冯至先生历来治学严谨，为写本书序言，不顾年迈体衰，做了大量准备工作。可惜天不假年，序写未半，却因病逝世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我们以本书的出版来表示对冯至先生深深的敬意和怀念之情。

序

季羨林

自从有了文学史以来，散文就好像是受到了歧视。一般人谈论起文学类别来，也往往只谈诗歌、小说、戏剧这“老三样”。即使谈到散文，也令人有“敬陪末座”之感。

这是非常不公平的，然而有其原因。

一般讲到散文的应用，不外抒情与叙事两端。抒情接近诗歌，而叙事则邻近小说。散文于是就成了动物中的蝙蝠，亦鸟亦兽，非鸟非兽。在文学大家庭中，仿佛成了童养媳，难乎其为文矣。

不管是抒情，还是叙事，散文的真精神在于真实。抒情要真挚动人而又不弄玄虚；叙事不容虚构而又要有文采，有神韵。可是有一些人往往是为了消遣而读书。文学作品真实与否，在所不计。即使是胡编乱侃，只要情节动人，能触他们灵魂深处的某一个并不高明的部位，使他们能够得到一点也并不高明的快感，不用费脑筋，而又能获得他们认为的精神享受，在工作之余，在飞机上，在火车中，一卷在手，其乐融融，阅毕丢掉，四大皆空。

散文担当不了这个差使。于是受到歧视。

倘若把文学分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话，散文接近阳春白雪。真要欣赏散文，需要一定的基础，一定的艺术修养。虽然用不着焚香静坐，也要有一定的环境。车上、机上、厕上，不是适宜的环境。

你是不是想把散文重新塞进象牙之塔，使它成为小摆设，脱离广大的群众呢？敬谨答曰：否。我只是想说，文学作品都要能给读者一点美感享受，否则文学作品就会失去它的社会意义。但是，美感享受在层次上是不尽相同的。散文给予的美感享受应该说是比较高级的美感享受，是真正的美感享受。它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，洗涤人的灵魂。像古希腊的悲剧，它能使人“净化”，但这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净化。

写到这里，我必须谈一谈一个对散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：身边琐事问题。在中国文学史上，一直到近现代，最能感动人的散文往往写的都是身边琐事。即以本书而论，入选的中国散文中，《陈情表》、《兰亭集序》、《桃花源记》、《别赋》、《三峡》、《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》、《祭十二郎文》、《陋室铭》、《钴姆潭西小丘记》、《醉翁亭记》、《秋声赋》、《前赤壁赋》、《黄州快哉亭记》等等宋以前的散文名篇，哪一篇不是真挚动人，感人肺腑？又哪一篇写的不是身边琐事或个人的一点即兴的感触？我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：只有真实地写真实的身边琐事，才能真正拨动千千万万平常人的心弦，才能净化他们的灵魂。宇宙大事，世界大事，国家大事当然能震撼人心。然而写这些东西，如果掌握不好，往往容易流于假、大、空、废“四话”。四话一出，真情必隐，又焉能期望

这样的文章能感动人呢？

在这一点上，外国的散文也同中国一样。只要读一读本书中所选的外国作家的散文，就能够一目了然，身边琐事和个人一点见景生情而萌生的小小感触，在这些散文中也占重要的地位，我就不再细谈了。

谈到国外散文，我想讲一个有趣的现象。在世界上许多国家，特别是那几个文化大国中，文学创作都是非常繁荣昌盛的，诗歌、小说和戏剧的创作都比较平衡。一谈到散文，则不尽如此。有的国家散文创作异常发达，有的国家则比较差，其间的差距是非常令人吃惊的。比如，英国是散文大国，这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。这里的散文大家灿若列星，一举就能举出一连串的光辉的名字。法国次之，而德国则几乎找不出一个专以散文闻名的大家。原因何在呢？实在值得人们仔细思考而且探讨。

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认为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，至少是最大的散文大国。我在大学里读的是西洋文学。教我们英国散文的是后来当了台湾外交部长的一位教授。他把英国散文说得天花乱坠。我读了一些，也觉得确实不错。遥想英国人坐在壁炉前侃天说地的情景，娓娓而谈，妙趣横生，真不禁神往。愧我愚鲁，感觉迟钝，一直到很晚的时候，我才憬然顿悟：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世界上真正的散文大国其实就是中国。在“经”中间有好散文，在“史”和“子”中，绝妙的散文更多。在“集”中，除了诗歌以外，几乎都是散文。因此，无论从质上，还是从量上，以及从历史的悠久来看，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。事情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？

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明中国散文的优越性。自从五四倡导新文学以来，我们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，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散文四管齐下，各有独特的成绩。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：这四个方面，哪一方面成就最大？言人人殊，不足为怪。我不讨论这个论争。但是有人说，四者中成就最大的是散文。我不评论这个看法的是非曲直；但是我觉得，这种看法是非常深刻，很有启发性的。专就形式而论，诗歌模仿西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，而小说，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，哪里有一点《三国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和唐代传奇、《今古奇观》、《聊斋》等的影子？它们已经“全盘西化”了。至于戏剧，把中国戏剧置于易卜生等的戏剧之中，从形式上来看，还有一点关汉卿等等的影子吗？我不反对“西化”，我只是指出这个事实。至于散文，则很难说它受到了多少西方影响，它基本是中国的。我个人认为，这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散文国家这个事实，有密切关系。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散文成就最大，难道还能有什么理由来批驳吗？

既然把散文摆上了这样高、这样特殊的位置，散文，特别是中国散文的特点究竟何在呢？有人说，散文的特点就在一个“散”字，散文要松松散散。愿意怎样写，就怎样写；愿意写到什么地方，就写到什么地方。率意而行，一片天机，挥洒自如，如天马行空。何等潇洒！何等自如！我对这种说法是有怀疑的。如果不是英雄欺人，就是完全外行。现在确实有些散文确实“散”了，但是散得像中小学生的作文。这样的东西也居然皇皇然刊登在杂志上，我极不理解。听说，英国现代个别作家坐在咖啡馆里，灵感忽然飞来，于是拿起电话，

自己口述，对方的秘书笔录，于是一篇绝妙文章就此出笼。这是否是事实，我不敢说。反正从中国过去的一些笔记中看到的情况与此截然相反。一些散文大家，一些散文名篇，都是在长期锻炼修养的基础上，又在“意近惨淡经营中”的情况下，千锤百炼写出来的。尽管有的文章看起来如行云流水，舒卷自如，一点费力的痕迹都没有，背后隐藏着多么大的劳动，只有作者和会心人了解，实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以上就是我对中国散文和世界散文的一点肤浅的看法。我自己当然认为是正确的。否则就不会写出来。至于究竟如何，这要由读者来判断了。

因为自己不在坛上，对文坛上的情况不甚了了。风闻现在散文又走俏了。逸听之下，不禁狂喜，受了多年歧视的散文，现在忽然否极泰来，焉得不喜！而读者也大概对那些秘闻逸事，小道新闻，政坛艺坛文坛上的明星们的韵事感到腻味了。这是读者水平提高的表现，我又焉得不喜！

在这样出书难卖书难的十分严峻的环境中，江苏文艺出版社竟毅然出版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散文精华。对于这样的眼光与魄力，任何人也不会吝惜自己的赞扬。这篇序文本来是请冯至先生写的。他是写这篇序文的最适宜的人选。可惜天不假年，序写未半，遽归道山。蒙编选同志和姚平垂青，让我来承担这个任务，完成君培先生未竟之业，自愧庸陋，既感光荣与惶恐；哲人其萎，又觉凄凉与寂寞。掷笔长叹，不禁悲从中来。

1993年5月5日

目 录

· 澳洲卷 ·

〔澳大利亚〕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威廉·洛根·兰肯 | (1) |
| 干旱、洪水、丛林大火 | (2) |
| 马库斯·克拉克 | (14) |
| 论借钱 | (14) |
| 论戒酒 | (17) |
| 劳森 | (21) |
| 他妈妈的伙伴 | (21) |
| 弗兰克·达雷·戴维森 | (23) |
| 丛林杂记 | (24) |
| 罗斯·坎贝尔 | (31) |
| 牛津忆旧 | (31) |
| 海尔·波特 | (48) |
| 三个追踪者 | (48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十岁那年 | (62) |
| 多雷斯·葛·哈里逊 | (88) |
| 生活在继续 | (88) |
| 帕特里克·怀特 | (96) |
| 回头的浪子 | (96) |
| 弗思·里士满 | (104) |
| 追忆(选译) | (105) |
| 莱斯·墨瑞 | (121) |
| 两个节日 | (121) |
| (1) 彼得·康拉得 | (146) |
| (2) 我在哪里? | (146) |
| (11) 杰拉尔德·默南 | (158) |
| (41) 我为何写我之所写 | (158) |
| (71) 克里斯托弗·李 | (164) |
| (18) 那个美好的夜 | (164) |
| (19) 比尔·瓦南 | (173) |
| (23) 慷慨的澳洲人 | (173) |
| (28) 莫里斯·卢瑞尔 | (184) |
| (32) 我爹:一份其过失清单 | (184) |
| (12) 戴维·马 | (194) |
| (35)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(《怀特传》末章) | (194) |
| 阿尔文·李 | (214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甘巴草原····· | (214) |
| 霍普····· | (236) |
| 白昼与黑夜的视觉····· | (236) |

〔新西兰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帕特里夏·格雷斯····· | (239) |
| 瓦伊阿伊凯····· | (239) |

· 非洲卷 ·

〔阿尔及利亚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马立克·本·纳比····· | (253) |
| 他乡客归时····· | (253) |
| 阿迈德·阿卡歌····· | (258) |
| 第十八天····· | (258) |

〔埃及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穆斯塔发·鲁特菲·曼尖鲁蒂····· | (263) |
| 那第一杯····· | (263) |
| 穆斯塔发·萨迪格·拉菲伊····· | (270) |
| 思恋····· | (270) |
| 艾哈迈德·哈桑·齐亚特····· | (274) |
| 春天里····· | (275) |
| 生活是美好的····· | (276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艾哈迈德·艾敬 | (281) |
| 太阳 | (282) |
| 时间的价值 | (284) |
| 阿巴斯·马哈茂德·阿卡德 | (286) |
| 我为什么喜欢读书 | (286) |
| 塔哈·侯赛因 | (292) |
| 团结 | (293) |
| 危险 | (300) |
| 马哈茂德·台木尔 | (306) |
| 尼亚加拉瀑布 | (307) |
| 第七天 | (310) |
| 乞丐 | (315) |
| 富有创造力的美 | (316) |
| 陶菲格·哈基姆 | (319) |
| 鸟与人 | (320) |
| 思想的诞生 | (323) |
| 代沟的分离 | (329) |
| 统一服饰的人类学意义 | (332) |
| 思想的尊严 | (334) |
| 空谈病 | (337) |
| 飞机上 | (339) |
| 艾尼斯·曼苏尔 | (343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应该试试····· | (343) |
| 世界绝对不会改变,如果····· | (345) |
| 最后一滴血····· | (347) |
| 要害问题····· | (349) |
| 死亡——生存的代价····· | (351) |
| 第一个笑话····· | (353) |
| 枣核能帮尖底水罐····· | (354) |
| 艾哈迈德·巴哈加特····· | (357) |
| 对大街上行人的十项忠告····· | (357) |
| 与花儿攀谈····· | (359) |
| “巧克力——骆驼眼”····· | (361) |
| 在友谊与爱情之间····· | (364) |

〔利比亚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穆罕默德·扎维····· | (367) |
| 水晶般的心灵——米斯拉提印象记····· | (367) |
| 震撼人心的纸条····· | (378) |

〔摩洛哥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阿卜杜·麦基德·宾吉隆····· | (384) |
| 童年的回忆····· | (384) |

〔莫桑比克〕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爱凯达·凯塔····· | (391) |
| 姐妹们没有哭泣····· | (391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〔尼日利亚〕 | |
| (394) 渥雷·索因卡 | (394) |
| (394) 在接受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讲话 | (394) |
| (395) 阿凯——童年纪事(选译) | (395) |
| (420) 奥克里 | (420) |
| (420) 海外遭遇 | (420) |
| 〔南非〕 | |
| (430) 奥丽芙·旭莱纳 | (430) |
| (430) 马车上 | (430) |
| (432) 纳丁·戈迪默 | (432) |
| (433) 高速公路上的雄狮 | (433) |
| (438) 基本姿态 | (438) |
| 〔苏丹〕 | |
| (462) 塔以布·萨利赫 | (462) |
| (462) 棕榈树 | (462) |
| 〔坦桑尼亚〕 | |
| (476) 夏巴尼 | (476) |
| (476) 夏巴尼随笔选 | (476) |
| 一只烂椰子臭了整棵树 | (480) |